

出于工作需要,前一
阵子我阅读了现居多特
蒙德的钢琴家丹诺夫斯
基的博客,发觉他对“演
奏紧张症”这件事有着独
到的见解。

丹诺夫斯基认为,放
松固然是音乐家的梦想,
却有很多讲究,绝非一日
之功就能解决。从浅
层次看,怯场的原因
来自于站在一个陌生
舞台上的无所适从。
周遭的环境、温度、气
息、光线以及陌生观众的
注视都是缘由,而如果更
深一点探究,那就是舞台
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
负面而消极的回忆。很大
一部分可能来自童年,如
严厉的父母批评我们没有
达到完美的成绩,或是辛
勤努力之后,未收获过一
字一句的肯定或反馈而产
生的颓然。德语语境中它
叫“白衣综合征”,讲的是
小孩子在医院打的第一
针出自一名白衣护士手
中,恐惧和害怕随之而来,
这很正常。可是蹊跷在
于,过了很久之后,大人
再将他或她带到药店
或者屠宰场(同样有许多
人穿着白衣的地方),其
大脑就不再逻辑运转了,
疼痛感和紧张瞬间再现。
其实,这是大脑求得自我
保护的一种本能。

丹诺夫斯基认为在
舞台上也一样。他说,如
果你想依靠在短时间内多
次登台克服怯场,或者走
另一个极端——避免登
台,都无法战胜怯场情绪
本身。怯场者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视过去,认识到自
己舞台恐慌的根源,继而
将过去和现在两者分开。
他说,几乎所有号称针对
怯场而开办的课程,结果
都会被听课者很快抛到
脑后。自然,种种呼吸练
习和视觉化分析能帮上
一些忙,但在演奏者的上
场情况稳定后才有用。何
况有些老师会让学生默
念:“你很能干,一切都
好,没有问题!”在他看
来这样做很危险。恰恰
相反,当你将所有

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戴上一
副有着自信笑脸的面具,
便无异于在周围砌上一堵
围墙。结果不言自明——
音乐会观众会觉得你傲慢
自大,甚至觉得你处处设
防,最终台上台下毫无
交流可言。因为任何人通
过这样的自我暗示而获得

演奏紧张症别解

詹湛

自信,远非真正的自信。
所以丹诺夫斯基所真正
赞成的克服怯场的暗示
是:首先告诉自己,怯场情
绪会随着时间的经验的增
长而变淡、变弱,也确实
如此:大脑的本能可以逐
步将过去和当下这两种情
况清晰分割。其次,他或
她应该这么想:我有着一个
作为音乐家的自信,同时
也有正常人遇到大场合的
自然紧张,两者完全可以
健康地并存!紧张这两个
字,绝不意味着要我屈从
地蜷缩到角落不动。音乐
本身早已清清楚楚地写
在了

谱子上。我,作为演奏者,
只是音乐传递的一个媒
介——就像“声音在空气
中传播”,仅此而已。事
实证明,只有在这样的暗
示下,演奏家才能充分地
享受演奏的过程,继而进
一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
格。与之相反的则是——
若穷思竭虑去考虑怎么
弹得吸引人,揭示作品
的复杂性,甚至标榜独特
个性等,在聚光灯下的短
几十分钟内只会适得其反。
丹诺夫斯基希望大家
坚信,抛开训练质量不提,
每位演奏者身上都有先
天具足的魅力:动作平静
就像在水中穿行。无论
水平高低,资历深浅,他
或她都完全坦荡,无需任
何面具遮掩。该魅力唯
有在不急不缓的情况下
才能完美释放。如此一
来,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
姿态放低、经过合理“后
撤”而非加压,亦非拘束
的艺术家。自此,不仅紧
张得到缓解,其演奏必
定会像旭日射出的光芒
温暖到台下的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大清王朝由盛而衰
的转折点发生在乾隆年间,而标志
着大清王朝由盛而衰转折点就是
发生在甘肃的一次“塌方式腐败”
案件。这个案件不但非常典型地反
映出了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政府内
部的腐败局面的恶性发展,更深刻
地反映出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深刻的
社会危机。话还要从甘树生循
化地区的苏四十三起义说起。
苏四十三起义也是甘肃省
政府官员长期激化教派矛盾造成
的——直到苏四十三起事。
苏四十三起义一开始也并非是与清
政府对着干的,而是以与旧教相争
为目的,直到王廷赞直接插手剿匪。
王廷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廷赞,甘肃省布政使,相当于省长
的二品大员,正是刚刚被
提拔起来的干部。他原任宁
夏道台,甘肃省原布政使
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后,王
廷赞就被提拔接任甘肃布政
使,此时苏四十三起义,王廷赞觉得
立功的时候到了。
苏四十三一开始起事,王廷赞
就派人把新教的教主苏明心抓到了

兰州。结果,起义者围住了兰州,王
廷赞也慌了手脚!而此时,乾隆皇帝
得知后,急旨令王廷赞“毋乃过涉
张惶,若稍有疏虞,王廷赞不能当
其咎。”在清军围剿之下,苏四十三
退离兰州继续抵抗。此时,大为震怒
的乾隆皇帝迅速调派大学士阿桂和
户部尚书和珅到甘肃省围剿,将陕
甘
聪明反被聪明误
——大清王朝的“塌方式腐败”案(一)
纪连海

总督勒尔谨以“坐失时机”、“办理
谬误”罪名革职问罪。一时甘肃省各
级官员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王廷赞自恃守城有功,急于表
现,为显示自己赤胆忠心,自作聪
明地上奏称:“臣历官甘肃三十
余年,屢蒙皇上格外开恩,不
次擢用,荐升藩司……在用兵
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历年
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藩
库,以资兵饷。”王廷赞没有想到
的是,自己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甘肃省包
括现在的甘肃、宁夏、新疆、陕西一



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于
1999 年秋天举行,闭幕大戏是在上
海大剧院演出的歌剧《茶花女》,由
上海大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
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联合制作。
由于是首届艺术节的闭幕演出,所
以,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强烈关
注,不但票房火爆,央视还特地安
排了全国直播。但是,离首场演出
还有三天时,意外情况发生:扮演
女主角薇奥莱塔的美籍女高
音突患感冒,嗓音嘶哑。尽管她
十分珍惜这次演出,表示能坚
持上台,但中外制作团队经过
紧急商量后认为,为保证演出
质量,必须寻找顶替演员。当时,负
责主演人选的英国皇家歌剧院学
生监立萍。英国皇家歌剧院制作
总监约翰·哈里森也证实,前不久
张立萍在加拿大演《茶花女》时,
因发挥出色,皇家歌剧院的工作人
员便向她发出了参加明年歌剧角
色选拔的邀请。电话马上打到北
京,郭淑珍教授告诉说:“张立萍本
科毕

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了,我知道她
武汉家里的电话,但不知道是否
能找到她。”巧的是,电话打到武
汉,居然是张立萍接的。她很意外
地说:“我刚刚回到家里,你们怎
么就追来了?”原来,张立萍的儿
子才 7 个月,她在加拿大演完歌
剧后,就赶紧回家,想不到又接到
了这个紧急救场的电话。

尽管素不相识,但救场如救火。

紧急救场,一举成功

杨建国

第二天,张立萍便抱着襁褓中的儿
子,与母亲一起飞到了上海。此时,
离首场演出只有两天了,乐队、合
唱队连排的日程已经结束。虽然
张立萍在国外演过《茶花女》,但
按照常规,版本不同,演员不同,
必须要进行一个月的合排。可是,
时间已不允许她从容准备。此时,
扮演男主角的男高音莫华伦挺身
而出,连夜与张立萍说戏磨合。两
天里,她母亲带孩子,她则加紧房
门,夜以继日地背乐谱熟悉舞台
位置。

首演开始时,知晓内情的人,
个个心绪忐忑,紧盯张立萍从化
妆间缓步走向舞台。而观众们也
惊讶地发现:节目单上薇奥莱塔扮

者是外国演员名字,出现在舞台
上的却分明是一位中国女子。然
而,随着《饮酒歌》的唱响,张立
萍表演的悲情女子命运,渐渐牵
动了所有观众的思绪。她的演唱
委婉深情,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命
运的无奈,让她的歌声深深打动了
所有观众。张立萍在演出后说
的:“当我走到舞台中央,我觉得
我就是薇奥莱塔,忘记了一切”
这句话,也许是对她当晚舞台表现
最真实的写照。

紧急救场,一举成功。张立萍
以靓丽的表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
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一位从艺术节
舞台上走出来的歌唱家,从此走
向了更广阔的艺术天地。英国皇
家歌剧院当即发出邀请,之后的数
年里,她成了这家世界顶级歌剧
院多部歌剧的主演,她还登上了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柏林国家歌
剧院、巴黎国家歌剧院等舞台,
并且,担任了多明戈在上海国际
艺术节演唱会的嘉宾,参加了上
海代表团的赴法申博演出。2005
年,她还应邀回到中央音乐学院,
受聘就任声乐歌剧系主任。至今,
她教学、演出两不误,依然活跃
在人们的视野中。

十日谈

艺术节前世今生

文化杂咏·割席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割席断袍君最义,抛金窥冕我真冤。
若听日后船头语,应悔当年不慎言。
管宁割席,世所周知,且皆以为义。
“子非吾友”之言,其声铿然。余则以为其择友过苛。拾金,发乎情也;抛之,止乎礼也。至若出而窥轩冕,更是人性使然。若见轩冕而发“取而代”、“宁有种乎”之叹,岂不壮哉!其宜与华歆割席乎?船头语,事见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迫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部分、内蒙古一部分、青海一部分,
地处边陲,时常用兵,人稀地广,偏
远贫瘠。在甘肃做官,是朝廷上下公
认的苦差使,“甘省地瘠民贫,官场
素称清苦,此众人所共知。”
王廷赞长期为官甘肃省,现在
一下子提出要捐四万两白银,不能
不使这篇奏折在军情纷乱的奏牍中
一下吸引住乾隆皇帝的眼球。
以王廷赞的职务,年薪
130 两银子不值一提,布政使的
养廉银也只有 7000 两,他一下子
拿出四万两,从哪里来的?而从刚
自甘肃回来的和珅了解的情况是,
王廷赞“家计充裕,即再加数倍亦
属从容”。再联系前阵子王亶望
为浙江海塘工程效力,自请捐银
五十万两,数量之巨更是令乾隆
皇帝匪夷所思。
更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
是:阿桂、和珅领兵在甘肃的剿
击行军途中,首站竟然迟滞难以
速进,贻误军机,非同小可!难以
速进的原因是甘省连日的阴雨造
成道路泥泞,难以前进。阿桂奏
报:“大雨竟夜,势甚霏霏……连
绵不止。”这就是乾隆皇帝大为
光火的原因。



好友多人去浙江西天目半山腰,
下榻于农居。天目山顶有多处景
点,颇值一游。唯山路甚陡峭,本
老叟视为畏途,不得不借助竹轿
上山。全队中唯有在下一人坐
轿,愧甚愧甚。沿途左侧为无数
参天大树,右侧则为千仞峭壁,有
汹涌之山泉侧冲直下,观之令人
目眩。

途中有一老庙,建于唐末,故
称“开山老庙”,曾数度毁于兵
火,毁后又重建。偈曰:“佛寺可
毁,佛心永远。”庙虽不大,但香
火甚盛。庙前有一池,六尺见方,
名曰“净手池”,盖礼佛前须净
手也。井水系积山泉而成,甘冽
可饮,行人至此均以井边竹筒取
水解渴。

继续沿曲折陡峭之山路而上,
又有一半月形之水池,名为“半
月泉”,顿时让我回忆起杨嘉仁
由青海民歌改编而成之名曲《半
个月亮爬上来》。我有幸于 1948
年听他亲自演唱此歌。1948 年
我刚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为
了凑满学分,选修了一门由杨嘉
仁执教的音乐课。那时他正当盛
年,风度翩翩,听他自弹自唱《半
个月亮爬上来》,令我神往不已。
可悲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大指
挥家于“文

《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
是一部美国青春片,它描写 17
岁高中学生的生活,在那里,你
原本可以体验青春、生命、欢乐,
但它却牵涉了死亡,就像《星运
里的错》一样,里面也有一个患
恶疾的女孩——一个含苞待放
的女孩蕾切尔,还未享尽春华
秋实,就将辞别人世,这未免太
残酷了。不过,这不是一部悲伤
的电影,男主角格雷戈,还有他
的死党厄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比如,为蕾切尔拍摄一部电影,
陪伴她走过生命中最后的路程。

这部电影一点也不落俗套,起
先,我以为,它会像《星运里的
错》一样,男女主角陷入了爱情
——这也没什么不好,《星运里
的错》不是让我们深受感动吗?
渐渐地,我发现,格雷戈和蕾
切尔,自始至终都没有沉陷在
爱情里难以自拔。格雷戈一开
始被妈妈逼着去关心患病的蕾
切尔,他打电话给蕾切尔:“我
妈会活生生地将我折磨至死,
除非你跟我出去玩,我不是来
帮你,我是来寻求帮助的。”在
他们玩得开心时,格雷戈心
里想的却是:“如果这是个浪漫
爱情故事,这一刻我会感到一
股情感涌上心头,接着我们会
热情地激吻,但这不是一个浪
漫爱情故事。”电影绝妙之处
在于:越是无关爱情,越能体
现他们之间友谊的纯真;越是
感情平实,越能体现他们之间
关系的坚定。他们不知不觉成
为各自生命里的一部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并且,持续
长久发展。就像历史老师所
说:即使某一个人去世了,他
的生活还会在你面前展开,还
会延伸到你的生活里。

蕾切尔有理由感谢格雷戈,
他们大半年来一起散步、聚餐
、聊天,看格雷戈所拍的电影,
这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在她
失去信心,打算放弃的时候,又
是他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他赞
美她的容貌、毅力和精神。同
样,格雷戈也有理由感谢蕾切
尔,他原本是一个内向、自轻
、不爱交友的人,是她,让他
自尊自强,让他发现自己是个
有才华的人;是她,鼓励他考
大学,并亲自为他写自荐信;
在他大学未被录取后,又写信
告知校方他因照顾自己而耽
误功课的内情;是她,用对生
活的热情和爱,感染了他,给
他指明了今后的人生目标。他
们的交往,他们的交织,她对
生命的留恋,他对死亡的认识
,这一切,构成了电影中最现
实的年轻一代的生活图景,是
年轻一代从稚嫩走向成熟的
必然之路。蕾切尔去世后,格
雷戈来到了她的房间,这是充
满艺术、美和生命力的世界:
精装硬皮厚书里的纸雕、挂
在墙上的图画和照片、手工
绘制的



工艺品,排列整齐的剪刀、充
满温暖气息的各种枕头,尤
其是满墙印有树的墙纸,被
蕾切尔画上了形态各异的小
松鼠,它们在树上穿越,向着
一个方向。蕾切尔的姑姑在
葬礼上说:“她以为只要呆
在树林里,就能成为一只小
松鼠。”蕾切尔想成为一只
小松鼠,渴望着她的生命还会
延续。

格雷戈和厄尔是超级影迷,
他们翻拍了他们所喜欢的 42
部电影,片名自认为改得很
傻,比如,《公民凯恩》改成
《老年凯恩》,《四百击》改
成《四百兄》,《发条橙》改
成了《袜条橙》,《罗斯玛丽
的婴儿》改成了《罗斯玛丽
的萝卜》,《迷魂记》改成了
《迷路记》,等等。当本片
出现他们翻拍电影的镜头,
常常惹得我们会心一笑。格
雷戈认为他们拍的电影很烂
,可在我们看过了他为了蕾切
尔拍摄的电影时,谁这样说
呢?乐观、温暖、创意、艺术
……格雷戈和蕾切尔并非排
躺着看这部电影,蕾切尔突然
昏迷,10 小时后去世。这是
蕾切尔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
这是格雷戈用心血拍竣的最
好的电影,这也是格雷戈和蕾
切尔共同留下的最美丽、最
美好、最持久的青春纪念。

革”初期自杀。山路越来越陡,
竹轿摇晃不已,我感到头晕目
眩,昏昏然有人梦之感。这时
有一美丽的大蝴蝶不断盘旋
地跟着我,我竟然做起蝴蝶
梦来。好莱坞名片《蝴蝶梦》
是我在高中时观看的,由大影
星劳伦斯·奥利弗和琼·芳丹
主演,印象极深。我恍恍惚
惚地觉得自己成了曼德利庄
园的主人德温特,和已故的女
主人吕蓓卡在一起交谈。一
觉醒来,原来只是梦境。人
生就是一场梦呀。老年人就
爱做年轻时的梦。归途时,
眼观山溪在身边滚滚而下,
忽而汹涌澎湃,冲击磐石,
激起巨浪,忽而分散成细流,
潺潺缓慢向东而行,最后全
部流入长江,汇入大海,直至
太平洋。我忽然感到,自己
就是其中一滴水,跟着亿万
个无尽无穷的同伴,跟随大
流,一往无前地奔向太平洋。
那里是太平乐土,有着我的
父母、我的大哥二哥、我的
许多好友亲朋。人生如云,
往事如烟,即使活到百岁高
龄,亦犹如一瞬。所有帝王将
相、贩夫走卒,都毫不停留
地义无反顾地匆匆奔向这最
后的太平乐土。

青春纪念

刘伟馨